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象山先生全集

(三)

陸九淵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象山先生全集

(三)

陸九淵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象山先生全集卷十八

奏表

刪定官輪對劄子

臣讀典謨大訓。見其君臣之間。都俞吁咈。相與論辯。各極其意。了無忌諱嫌疑。於是知事君之義。當無所不用其情。唐太宗卽位。魏證爲尙書右丞。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。太宗使溫彥博按訊。非是。彥博言證爲人。臣不能著形迹。遠嫌疑。心雖無私。亦有可責。太宗使彥博責證。且曰。自今宜存形迹。證入見曰。臣聞君臣同德。是謂一體。宜相與盡誠。若上下但存形迹。則邦之興衰。未可知也。太宗矍然曰。吾已悔之。數年之後。蠻夷君長。帶刀宿衛。外戶不閉。商旅野宿。非偶然也。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。然其君臣之間。一能如此。卽著成效。陛下天錫智勇。隆寬盡下。遠追堯舜。誠不爲難。而臨御二十餘年。未有太宗數年之效。版圖未歸。讐恥未復。生聚教訓之實。可爲寒心。執事者方雍雍于于。以文書期會之隙。輿造請乞憐之人。俯仰醕酢而不倦。道雨暘時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。臣竊惑之。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。薰蒸浸漬之深。雖陛下之剛健。亦不能不消蝕也。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。在六翮。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。而博求天下之俊傑。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。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。而唐之太宗。誠不足爲陛下道矣。取進止。

奏表

二

臣讀漢武策賢良詔。至所謂任大而守重。常竊嘆曰。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。自秦而降。言治者稱漢唐。漢唐之治。雖其賢君。亦不過因陋就簡。無卓然志於道者。因陋就簡。何大何重之有。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。真所謂任大而守重。道在天下。固不可磨滅。然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今陛下羽翼未成。則臣怨陛下此心。亦不能以自遂。陛下此志不遂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。日月逾邁。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。神龍棄滄海。釋風雲。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。理必不如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。以遂初志。則豈惟今天下之幸。千古有光矣。取進止。

三

臣嘗謂事之至難。莫如知人。事之至大。亦莫如知人。人主誠能知人。則天下無餘事矣。管仲常三戰三北。三見逐於君。鮑叔何所見。而遽使小白置彎刀之怨。釋囚拘而相之。韓信家貧無行。不得推擇爲吏。不能自業。見厭於人。寄食於漂母。受辱於跨下。蕭相國何所見。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。齋戒設壇而拜之。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。呂蒙何所見。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。諸葛孔明。南陽耕夫。偃蹇爲大者耳。徐庶何所見。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。此四人者。自其已成之效觀之。童子知其非常士也。當其困窮未遇之時。臣謂常人之識。必無能知之理。人之知識。若登梯然。進一級。則所見愈廣。上者能兼下之。

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。陛下誠能坐進此道，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，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？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，日與瑣瑣者共事，信其俗耳庸目，以是非古今，臧否人物，則非臣之所敢知也。取止。

四

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，有當馴致者。旨趣之差，議論之失，是惟不悟。悟則可以立改，故定趨向，立規模，不待悠久。此則所謂可立至者。至如救宿弊之風俗，正久隳之法度，雖大舜周公復生，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。惟其趨嚮既定，規模既立，徐圖漸治，磨以歲月，乃可望其丕變。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。日至之時，陽氣卽應。此立至之驗也。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，此馴致之驗也。凡事不合天理，不當人心者，必害天下，效驗之著，無愚智皆知其非。然或智不燭理，量不容物，一旦不勝其忿，驟爲變更，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。後人懲之，乃謂無可變更之理。真所謂懲羹吹葷，因噎廢食者也。自秦漢以來，治道龐雜，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，病正坐此。歲在壬辰，臣省試對策首篇，大抵言古事是非，初不難論，但論於今日，多類空言。事體遼絕，形勢隔塞，無可施行。末章有云：然則三代之政，其終不復矣乎？合抱之木，萌蘖之生長也。大夏之暑，大冬之推移也。三代之政，豈終不可復哉？顧當爲之以漸，而不可驟耳。有包荒之量，有馮河之勇，有不遐遺之明，有朋亡之公，於復三代乎何有？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，取進止。

五

臣聞人主不親細事。故皋陶賡歌。致叢脞之戒。周公作立政。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。庶獄庶事。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。柳渾曰。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。臣當選京兆尹。以承大化。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。代尹擇令。非陛下所宜。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。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。往往皆上累宸聽。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。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。苟卿子曰。主好要則百事詳。主好詳則百事荒。臣觀今日之事。有宜責之令者。令則曰。我不得自行其事。有宜責之守者。守亦曰。我不得自行其事。推而上之。莫不皆然。文移回復。互相牽制。其說曰。所以防私而行私者。方藉是以藏姦伏慝。使人不可致詰。惟盡忠竭力之人。欲舉其職。則苦於隔絕。而不得以遂志。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。而事實之在天下者。皆不能如陛下之志。則豈非好詳之過耶。此臣所謂旨趣之差。議論之失。而可以立變者也。臣謂必深懲此失。然後能遂求道之志。致知人之明。陛下雖垂拱無爲。而百事詳矣。臣不勝拳拳取進止。

荆門到任謝表

起之祠館。畀以邊城。來見吏民。祇承光寵。伏念臣才由拙短。學以樸專。必古道之可求。竭愚衷而自信。用情所愜。載僞是羞。頃玷末科。未更煩使。薦塵薦剡。遽忝周行。初糾正於成均。繼編摩於書局。坐閱五年之久。慚無一策之奇。賜對祥曦。誤蒙聖獎。嘖煩東省。反冒優恩。仰麗日之重明。伏下風而增忭。固願鞭其綿。

力以自效於昌時。基玉維州。沮漳在境。擁江帶漢。控蜀撫淮。豈惟古爭戰之場。實在今攻守之要。政須英傑。以佐規恢。敢謂疲驚。濫膺委寄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道同舜禹。德配湯文。灼三俊之心。廸九德之行。精微得於親授。廣大蔚乎天成。以搜訪儲材。以試用責實。肆令凡下。亦被甄收。臣敢不益勵素心。庶幾尺寸上裨遠略。附近涓塵。臣無任。

與廟堂乞築城劄子

某僭有白事。書曰。有備無患。記曰。事豫則立。荆門在江漢之間。爲四集之地。南捍江陵。北援襄陽。東護隨郢之脅。西當光化夷陵之衝。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。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。由唐之湖陽以趨山。則其涉漢之處。已在荆門之脅。由鄧之鄧城以涉漢。則其趨山之處。已在荆門之腹。自此之外。間道之可馳。漢津之可涉。坡陀不能以限。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。尙多有之。自我出奇制勝。徼敵兵之腹脅者。亦正在此。善制事者。常令其利在我。其患在彼。不善者反之。法曰。先爲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又曰。無恃其不來。恃吾有以待之。無恃其不攻。恃吾有所不可攻。謂能銷患致利。備豫不虞也。荆門雖四山環合。易於備禦。義勇四千。彊壯可用。而素無城壁。倉廩府庫之間。麋鹿可至。累政欲修築子城。畏憚其費。不敢輕舉。某竊謂郡無城郭。使在內地。尙且不可。況其在邊。平居形勢不立。扃鑰不固。無以係民心。待暴客。脫有緩急。區區倉庫之儲。適足以啓戎召寇。患害之致。何啻丘山。權今費役。曾不毫末。惜毫末之費。忽丘山之害。難以言智。

一旦有警。誰執其咎。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。請就此役。尋得帥檄。令委官置局。徑自修築。欲趁冬土堅密。庶幾可久。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。亦幸天氣晴霽。人心齊一。臘前兩旬。土工畢事。規模稍壯。邦人慰滿。小壘綿薄。仍歲送迎。事力殫竭。累政之積。僅足辦此。會計用輒包砌。立門施樓。其費尙多。目今見已包城十丈。砌角臺一所。建敵樓一座。以此計之。猶當用緡錢三萬。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。隸在常平。稽之專條。不可擅用。欲乞鈞慈。特爲敷奏。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。應副包砌支用。使城壁一新。形勢益壯。姦宄沮謀。民心有賴。實爲無窮之利。伏想鈞懷。垂念邊城。不異墻屏。思患豫防。久有廟算。擇狂聽愚。當不待辭之畢也。

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

記

敬齋記

古之人。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。不失其本心而已。凡今爲縣者。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。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。則是心殆不可考。吏縱弗肅。則曰。事倚以辦。民困弗蘇。則曰。公取以足。貴勢富彊。雖姦弗治。貧羸孤弱。雖直弗信。習爲故常。天子有勤恤之詔。迎宣拜伏。不爲動心。曰。奚獨我責。吏縱弗肅。民困弗蘇。姦弗治。而直弗信。天子勤恤之意。不宣於民。是豈其本心也哉。勢或使之然也。方其流之未遠。平居靜慮。或有感觸。豈能不忤忤於其心。至其同利相挺。同波相激。視己所行。爲天下達道。訕侮正言。仇讐正士。則是心或幾乎泯矣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。庶民去之。君子存之。是心或幾乎泯。吾爲懼矣。天地鬼神。不可誣也。愚夫愚婦。不可欺也。是心或幾乎泯。吾爲懼矣。黃鍾大呂。施宣於內。能生之物。莫不萌芽。奏以大簇。助以夾鍾。則雖瓦石所壓。重屋所蔽。猶將必達。是心之存。苟得其養。勢豈能遏之哉。貴溪信之大縣。綿地過百里。民繁務劇。暨陽吳公。爲宰於茲。吏肅矣。而事未始不辦。民蘇矣。而公未始不足。姦治直信。民莫不說。而惴惴焉。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。是其本心之所發。而不遏於其勢者耶。然公之始

至則修學校。延師儒。致禮甚恭。余屢辱其禮。不敢受。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。名之以敬。請記於余文。至於再三望道之重。若不可及者。某聞諸父兄師友。道未有外乎其心者。自可欲之善。至於大而化之之聖。聖而不可知之神。皆吾心也。心之所爲。猶之能生之物。得黃鍾大呂之氣。能養之。至於必達。使瓦石有所不能壓。重屋有所不能蔽。則自有諸已。至於大而化之者。敬其本也。豈獨爲縣而已。雖然。不可以不知其害也。是心之稂莠。萌於交物之初。有滋而無芟。根固於怠忽。末蔓於馳騖。深蒙密覆。良苗爲之不殖。實著者易拔。形潛者難察。從事於敬者。尤不可不致其辨。公其謹之。某雖不敏。它日周旋函丈。願有所請。公名博古。字敏叔。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。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。

宜章縣學記

大訓有之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。天明畏自我民明威。蓋斯民之衷。惟上帝實降之。作之君師。惟其承助上帝。故曰。天子內建朝廷。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。外部邦邑。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。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。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。克知三有宅心。灼見三有俊心。以敬事上帝。立民長伯。成王之誥康叔。誕陳民常。且曰。外庶子訓人正人。至於小臣諸節。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。而播敷之。以造民大譽。漢董生曰。今之郡守縣令。民之師帥。所使承流而宣化也。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。君也。分君之責者。吏也。民之弗率。吏之責也。吏之不良。君之責也。書曰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又曰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此君任其責者也。可以

爲吏而不任其責乎。今爲吏而相與言曰：某土之民不可治也。某土之俗不可化也。嗚呼！弗思甚矣。夷狄之國，正朔所不加，民俗各繫其君長，無天子之吏在焉，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。然或病九夷之陋，而夫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況非夷狄，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，而謂民不可治，俗不可化，是將誰欺？春秋之時，去成周未遠也。曾子且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弗喜。春秋而來，至於今幾年矣，觀民之罪，視俗之惡，顧不於其上之人而致其責，而惟民是尤，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。孟子曰：饑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孔子曰：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，有以知其甚易治也。於其所謂不可化者，有以知其甚易化也。郴據嶺爲荆湖南徼，宜章又郴之南徼，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，其民宜淳，愿忠樸，顓蒙悍勁，而不能爲詐欺，不才之吏，不能教訓拊循其民，又重侵漁之，民不堪命，則應之以不肖，其勢然也。夫淳愿忠樸，顓蒙悍勁，而不能爲詐欺，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，而其積之已甚，有所不堪，則不肖之心，勇發而無所還忌，亦其勢然也。不數十年間，盜孽屢起，宜章以自負惡聲，有自來矣。淳熙十有二年，吳侯鎰抵行都，諸公貴人，倒屣迎之，咸稱其才，將有論薦，於是宜章闕宰，顧吏之視仕，宜章若蹈豺虎之區，無敢往者。帥府嗜吳侯之賢，辟書東馳，吳侯欣然就之，至則務去民之所惡，而致其所欲，勉之使爲學，以雪惡聲。大葺學宮，補弟子員。淳熙五年，始建今學。八年，朝廷殊其令，優其數，以獎誘入學之士。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，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，自食而學於其間者，又數十人，句讀訓詁，旨義辭章，

少長分曹。皆經講授。士勸其業。豈惟學官異時鬪爭。斂攘情力。侈費之習。廓然爲變。忠敬輯睦。尊君親上之風。靄然爲興。牒訴希闊。岸獄屢空。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。僅費數刻。吳侯策勳文史。優于里居。間則益發泉石之祕。徜徉詠歌。以致其適。自謂茲土之樂。中州殆不如也。方其始至。解除煩苛。布宣天子德意。爲條教以曉其父兄。興學校以育其子弟。而其民鼓舞踴躍。回心異鄉。惟恐居後。曾不淹久。而效見明著。暇裕若此。然則致治施化。誠莫易於此矣。雖然。周道之行。羣黎好德。武夫之節。優於干城。游女之操。竦於喬木。忠厚純積。洽于庶類。敦彼行葦。牛羊勿踐履。當此之時。民日遷善遠罪。而不知爲之者。如雍容康莊。而忘其夷優。游廈屋。而忘其安也。及道之衰。王澤寢竭。綱弛倫斁。獄訟滋而干戈起。民墜塗炭。由是霸圖迭興。異端並作。徼其困極。窘至而歸之。若出荆棘。而蹈邪蹊。脫塗淖而棲菱舍。喜幸之浮。康莊廈屋。平居緩帶。所無有也。至於會載籍。以自藩飾。害義崇私。不知紀極。則其爲荆棘塗淖。抑益深矣。曠安宅而弗居。舍正路而弗由。豈得罪彼民哉。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。僕夫效駕。必命所之。千里雖遠。首途發軔。燕越可辨。此學之興。敢問所向。爲辭章。從事場屋。今所未免。苟志於道。是安能害之哉。所欲有甚於生。所惡有甚於死。是心之存。上帝臨女。先民垂訓。昭若日星。呻其佔畢。覆用敝之。責有在矣。夫不遠千里。屬記於予。而豈徒哉。三晉分國。齊秦圖帝。衍儀伏軾。說士蜂起。兵強國富。是爲良臣。功利之習。入於骨髓。楊朱墨翟。告子許行之徒。又各以其說。從而誣之。帝降之衷。茅塞甚矣。自暴者。既不足與有言。而自棄者。又曰。吾身不

能居仁由義。故孟子道性善。發四端曰。人之有是。而自謂不能者。自賊者也。謂其君不能者。賊其君者也。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。蜿蜒扶輿。磅礴而鬱積。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。而今而後。吾有望於宜章矣。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。

荆國王文公祠堂記

唐虞三代之時。道行乎天下。夏商叔葉。去治未遠。公卿之間。猶有典刑。伊尹適夏。三仁在商。此道之所存也。周歷之季。跡熄澤竭。人私其身。士私其學。橫議蜂起。老氏以善成其私。長雄於百家。竊其遺意者。猶皆逞於天下。至漢而其術益行。子房之師。實維黃石。曹參避堂。以舍蓋公。高惠收其成績。波及文景者。二公之餘也。自夫子之皇皇。沮溺接輿之徒。固已竊議其後。孟子言必稱堯舜。聽者爲之藐然。不絕如綫。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。陵夷數千百載。而卓然復見斯義。顧不偉哉。裕陵之得公。問唐太宗何如主。公對曰。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。太宗所不知不遠。所爲未盡合法度。裕陵曰。卿可謂責難於君。然朕自視眇然。恐無以副此意。卿宜悉意輔朕。庶同濟此道。自是君臣議論。未嘗不以堯舜相期。及委之以政。則曰。有以助朕。勿惜盡言。又曰。須督責朕。使大有爲。又曰。天生俊明之才。可以覆庇生民。義當與之戮力。若虛捐歲月。是自棄也。秦漢而下。南面之君。亦嘗有知斯義者乎。後之好議論者。之聞斯言也。亦嘗隱之於心。以揆斯志乎。曾魯公曰。聖知如此。安石殺身以報。亦其宜也。公曰。君臣相與。各欲致其義耳。爲君則自欲盡君道。爲

臣則欲自盡臣道。非相爲賜也。秦漢而下。當塗之士。亦嘗有知斯義者乎。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。亦嘗隱之於心。以揆斯志乎。惜哉。公之學。不足以遂斯志。而卒以負斯志。不足以究斯義。而卒以蔽斯義也。昭陵之日。使還獻書。指陳時事。剖析弊端。枝葉扶疎。往往切當。然覈其綱領。則曰。當今之法度。不合乎先王之法度。公之不能究斯義。而卒以自蔽者。固見於此矣。其告裕陵。蓋無異旨。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。而謂每事當以爲法。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。謂太宗不足法可也。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。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。不知言。無以知人也。公疇昔之學問。熙寧之事業。舉不遁乎使還之書。而排公者。或謂容悅。或謂迎合。或謂變其所守。或謂乖其所學。是尙得爲知公者乎。氣之相迕。而不相悅。則必有相訾之言。此人之私也。公之未用。固有素訾公。如張公安道。呂公獻可。蘇公明允者。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。蓋生於其氣之所迕。公之所蔽。則有之矣。何至如三公之言哉。英特邁往。不屑於流俗。聲色利達之習。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。潔白之操。寒於冰霜。公之質也。掃俗學之凡陋。振弊法之因循。道術必爲孔孟。勳績必爲伊周。公之志也。不斬人之知。而聲光燁弈一時。鉅公名賢。爲之左次。公之得此。豈偶然哉。用逢其時。君不世出。學焉而後臣之。無愧成湯高宗。君或致疑。謝病求去。君爲責躬。始復視事。公之得君。可謂專矣。新法之議。舉朝謹諱。行之未幾。天下恟恟。公方秉執周禮。精白言之。自信所學。確乎不疑。君子力爭。繼之以去。小人投機。密贊其決。忠樸屏伏。儉狃得志。曾不爲悟。公之蔽也。典禮爵刑。莫非天理。洪範九疇。帝實錫之。古

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。皆此理也。公之所謂法度者。豈其然乎。獻納未幾。裕陵出諫院疏。與公評之。至簡易之說曰。今未可爲簡易。修立法度。乃所以簡易也。熙寧之政。粹於是矣。釋此弗論。尙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。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修身以道。修道以仁。仁。人心也。人者。政之本也。身者。人之本也。心者。身之本也。不造其本。而從事其末。末不可得而治矣。大學不傳。古道榛塞。其來已久。隨世而就功名者。淵源又類出於老氏。世之君子。天常之厚。師尊載籍。以輔其質者。行於天下。隨其分量。有所補益。然而不究其義。不能大有所爲。其於當時之弊。有不能正。則依違其間。稍加潤飾。以幸無禍。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。其肯安於是乎。蔽於其末。而不究其義。世之君子。未始不與公同。而犯害則異者。彼依違其間。而公取必焉。故也。熙寧排公者。大抵極詆訾之言。而不折之以至理。平者未一二。而激者居八九。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。下不足以解公之蔽。反以固其意。成其事。新法之罪。諸君子固分之矣。元祐大臣。一切更張。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。所貴乎玉者。瑕瑜不相揜也。古之信史。直書其事。是非善惡。靡不畢見。勸懲鑑戒。後世所賴。抑揚損益。以附己好惡。用夫情實。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。豈所望於君子哉。紹聖之變。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。熙寧之初。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。既指爲流俗。又斥以小人。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。亦復稱是。兩下相激。事愈戾。而理益不明。元祐諸公。可易轍矣。又益甚之。六藝之正。可文姦言。小人附託。何所不至。紹聖用事之人。如彼其傑。新法不作。豈將遂無所竄其巧。以逞其志乎。反復其手。以導崇寧之姦者。實元

祐三館之儲。元豐之末。附麗匪人。自爲定策。至造詐以誣首相。則疇昔從容問學。慷慨陳義。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。格君之學。克知灼見之道。不知自勉。而憂憂於事爲之末。以分異人爲快。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。其致一也。近世學者。雷同一律。發言盈庭。豈善學前輩者哉。公世居臨川。罷政徙于金陵。宣和間。故廬丘墟。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。紹興初。常加葺焉。逮今餘四十年。隳圯已甚。過者咨嘆。今怪力之祠。綿綿不絕。而公以蓋世之英。絕俗之操。山川炳靈。殆不世有。其廟貌弗嚴。邦人無所致敬。無乃議論之不公。人心之畏疑。使至是耶。郡侯錢公。期月政成。人用輯和。繕學之旣。慨然撤而新之。視舊加壯。爲之管鑰。掌于學官。以時祠焉。余初聞之。竊所敬嘆。旣又屬記於余。余固悼此學之不講。士心不明。隨聲是非。無所折衷。公爲使時。舍人曾公復書。切磋有曰。足下於今。最能取於人以爲善。而比聞有相曉者。足下皆不足之。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。竊不自揆。得從郡侯。敬以所聞薦於祠下。必公之所樂聞也。淳熙十有五年。歲次戊申正月初吉。邦人陸某記。

經德堂記

堂名取諸孟子。經德不回。非以干祿也。經也者。常也。德也者。人之得於天者也。不回者。是德之固。不回撓也。無是則無以爲人。爲人臣而無是。則無以事其君。爲人子而無是。則無以事其父。禹之疏鑿。稷之播種。契之敷教。皋陶之明刑。益驅禽獸。垂備器用。伯夷典禮。后夔典樂。龍出納帝言。尹自耕莘。相成湯。說由桀。

巖佐武丁。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。皆是德也。關龍逢誅死。王子比干剖心。箕子爲囚奴。孔子削跡伐木。窮於陳蔡。毀於叔孫。貽譏於微生畝。楚狂接輿。晨門耦耕。負簣植杖之流。孟子見沮於臧倉。受嗤於優髡。見疑於尹士充虞者。同是德也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。以有天下。周公成文武之業。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。盡繼述之善。爲天下達孝。曾子受經於仲尼。以孝聞天下。而名後世。皆是德也。舜小杖則受。大杖則走。妻帝二女。不待瞽瞍之命。繕廩而焚。捍笠以下。浚井而掩。鑿旁以出。太伯虞仲。將致位乎季歷。斷髮文身。逃之荊蠻。太子申生。使人辭於狐突。再拜稽首而死。同是德也。治古盛時。黎民於變。比屋可封。漢上游女。如彼喬木。中林武夫。可爲腹心。所欲有甚於生。所惡有甚於死。證驗之著。在於塗巷。況士大夫乎。逮德下衰。此心不競。豪傑不興。皇極不建。賢智迷於會歸。庶民無所歸命。學者文煩。訟者辭勝。文公實私。賓義主利。陵夷不揅。橫流不隄。天常民彝。所不可泯絕者。如漢獻在許。聽命於蜮操而已。舊章先典。格言至訓。積存珠亡。轉爲藻績。邪釋繆解。正漫真淪。又轉而給寇兵。充盜糧矣。疽潰蛆肆。賊民猖獗。猖狂之士。方不勝憤悶。矛義介節。出嬰其鋒。猶或憑天藉聖。因其不遂泯絕者。足爲且吾。以聳觀聽。然如孤豚之咋虎者。常十八九。總其實。火不啻一車薪。而水未必盈杯也。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。夫子生於周季。當極文之弊。王者之迹熄。書訖詩亡。亦已久矣。載贊之輿。方羊海岱。江淮河濟之間。莫能用者。歸而講道。洙泗賢顏氏之樂。大林放之間。嘆會點之志。稱重南官。适禹稷躬稼之言。眷眷於柴參之愚魯。而終不